

长篇小说

入梦师

八重樱妖 著

在你的梦境与现实之间，有人自由出入，而你无险可守。
当梦境被入侵，我们如何才能保证现实中的行为没有被他人控制？

食梦貘

食梦貘，上古神兽。
熊身，象鼻，
犀眼，牛尾，虎腿，
以梦为食。



入梦师

食梦貍

八重樱妖 ◯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入梦师 / 八重樱妖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152-8

I. ①入… II. ①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8914 号

书 名	入梦师
作 者	八重樱妖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周亚林
选题 策 划	张 一
责 任 编 辑	姚 丽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9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	240千字
印 张	17.5
版 次	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9152-8
定 价	3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

噩运 001

张瞎子脸上神情数变，犹豫、彷徨、纠结，像是一个老戏骨的演员。我随着他的表情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就在我被他纠结的表情快要吓死的前半刻，他才悠悠道：“她生前，是找过我。不过，她死后——找的你。”

第二章

改梦 023

我不希望蓝色妖姬死。虽然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，她也并非我最重要的人。但是，我就是不希望她死，就像是不希望今天会下雨一样。我只是默默念着：帮我改变一下结局吧。

结果，我所能看到的東西，就都不見了。只看到眼前的藍色妖姬。她幸福地冲我笑。我看到我，真的是我，在那个幻境中送了她一双水晶鞋。

我对她说：“这是你的幸福，每个女孩子都应该有一双水晶鞋。”

第三章

红色绝命线 051

“你知道这条红线叫什么名字吗？”慕小雪眼神有些涣散，“叫——绝命线。当这条红线游到心脏的时候，我就死定了。当年我开始做那个梦的时候，也看到了这条红线。”

第四章

最后的拯救 071

这些字到底念什么？我有些像认识，又有些像不认识。我感觉我慢慢地懂了那些字的意思。那些字是那么神圣，每一个字里都有着活生生的生命。每一个字里又带着血腥。生命，就是血腥。我们之所以有生命，是因为我们双手沾满鲜血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剥夺别的生灵，来满足我们的肚腹。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清清白白。

第六章

梦境旁观者 117

我知道这是梦。但又不同于蓝色妖姬兰小梅的梦。因为兰小梅的梦，我是像上帝般高高地悬于一切之上。而在安静这个梦，我时而是参与者，可以和做梦的人产生对话。时而飘于时间空间之上，犹如上帝般看着发生的一切，感知着每个人的内心。我唯一不知道的，就是此刻我所处的梦中，到底是事件的参与者还是旁观者。

第五章

黑色梦中 097

梦里，屋顶，又是那半个月亮。天呢，你的世界里，就只有半个月亮吗？新疆民歌倒是有一句：半个月亮爬上来，爬上来，爬上来……

我自己在这这么悠深的小巷里不知走了多久。怎么走也找不到出口。

我有些生气，既然叫我来，为什么又不见我呢。

我大喊道：“安静……安静……安静……”

第七章

缸中之脑 139

这里还是重症病房，但里面却多了一个人。
一身白色道袍的张瞎子坐在床边，笑咪咪地看着我：“小哥，想不到你的梦还是这里。”

“有什么不同吗？”我怎么知道我梦里都是精神病院。

“也不是。”张瞎子低头，想了半天才道，
“普通人的梦里，会和真实世界不一样。
而你的梦，和现实一样。”

第九章

窥探潜意识 181

在李四方那双明澈的眸子里，我向着他记忆的深处坠去。那里又会有什么东西等着我？
我不知道。在坠落的途中我才暗骂自己：关我屁事？张瞎子也说过，在梦中如果沉入的过深，我就会迷失其中。司南子好像也说过入梦太深容易有去无回，最终沉溺在别人的潜意识里。真是罪孽呀。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要让我受这种罪？

第八章

控梦大师 163

“我们要往哪儿走？”我强作镇定。虽然知道这是梦，但领导的梦就是高于群众。不知道他上哪儿找的这些道具。刚才陪我喝酒的那些美女，全都变样了。

她们哪怕变成吸血僵尸啦、白衣女鬼啦、甚至是人妖我都能接受。但她们……此刻，那些美女只剩下一个头，身子变成了蜘蛛。能想象吗？一颗无比妖艳的头，下面是一人多高的蜘蛛腿。那些腿还极富风情地跳着桑巴舞。

第十章

思维入侵 211

司南子像是在说一个冷笑话，“我只是想做研究而已。你的梦，现在已经开始影响别人了。李四方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动心。而你入他的梦后，他居然也开始学会对女人有兴趣了。你千万要记着，如果不小心入了别人的梦，千万不要想太多。否则，这个世上的心理疾病患者会少许多，但色情狂却增加了。精神病院的人直接推荐给派出所去抓。你会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。”

第十一章

意念操纵器 253

“幻境之中，全凭意念。你想着自己身轻如燕，忘了自己做人时是如何行走的，自可驶风而行。”张瞎子不知从哪里抽出一柄宝剑，剑身通体发白，却带着寒光。

“此剑全凭意念打造。只要你想，你就会有。快点追吧。”说完，张瞎子就像武侠小说里的绝世神人般，御剑而飞。我了个去。他怎么跑得那么快？

我在心里想着：摩托车、玛莎拉蒂、直升机……结果没一样到来。

那好吧，紫青宝剑也可以……

实在没有，那就汗血宝马吧。配置不能再低了。

结果最后，出现了一辆自行车。就是我终日停在楼下，去菜市场买菜的那辆自行车。

第十二章

空间裂缝 227

“这里是太虚之谷，却又不是真正的太虚之谷。非虚非实之处，半梦半醒之间。”

“那是哪里？”我触摸着墙壁，它们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真实。

“是太虚之谷与现实的夹缝。在这里，你是最大的，可以像天；也可以最小，小到不见；在这里，所有的东西都处于非生非死的边缘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”

第一章 噩运

张瞎子脸上神情数变，犹豫、彷徨、纠结，像是一个老戏骨的演员。我随着他的表情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就在我被他纠结的表情快要吓死的前半刻，他才悠悠道：“她生前，是找过我。不过，她死后——找的你。”

①

其实，我和张瞎子不熟。只是因为他租我的房子，所以每逢月初，我和他才会有以下对话：

“张瞎子，该交房租了。”

“容我几天，小哥。”张瞎子低头哈腰地说，“等我几天，有客人就好了。”表情猥琐得像是旧社会娱乐场合的拉皮条。

“要是没有怎么办？”我调侃道。

“放心吧。会有的，就快有了。只要这个世上还有人做梦。我就饿不死。”

“笑话。”我刚开始对此是嗤之以鼻的，“我可告诉你，我这里不是老年人收容所，我也是要吃饭的。”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对于在本市孑然一身的

张瞎子，我还是深表同情。他那副妆容，如果不上街摆个摊，上书“要饭”二字，简直是对不起那张被岁月刀斧神功的脸。尤其是那对深隐于眼窝的深洞，一看就让人充满同情。如果他拄个棍，拿个破碗，挨家挨户地说句台词“可怜可怜我这个看不见的人吧”，估计月收入不会在我之下。但如果他真交不出房租来，我还真不一定能忍心将他弄走。

见我如此，张瞎子脸上的肌肉就没由来地抖了两下，那张只剩几颗白牙的嘴强裂出一道笑，枯干的指头，指着不远的楼梯，仿佛那里就是要来的客人：“就快了。老夫闻到了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不出一天，就会有或妖艳、或清纯的女子找上门来。她们看到张瞎子就像看到了自己或“亲”或“干”的爹，一口一个张大师地叫着。

我就亲眼看到本市一个官员的老婆，故作高冷地走进屋，不一会儿，屋子里传来“咿咿呀呀”的哭泣声，再紧接着是一声刺耳的叫声。我可不想惹什么麻烦。当我就要破门而入的前一秒，张瞎子的门开了。我看到那位贵妇像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走出了门。他们刚才做了什么？我满脑子的少儿不宜画面。但张瞎子真的不是这种人呀，再加上这么漂亮的贵妇，宁可死也不会和张瞎子有什么事情的。但贵妇那一脸满足的样子还真让人看着不爽。

我暗自观察了张瞎子几天，他还是照常吃饭、睡觉，与往常无异。

就在我差不多忘了这事的时候，电视上播出了某官员被双规。不过在双规前妻子就去了国外。而那位官员的妻子，就是那天的贵妇。看来这女人还真有先见之明。也许现在正在加勒比海品着外国的原汁海水也说不定呢。夫妻本是同林鸟这句话还真没说错。

但作为张瞎子的邻居还是有些许福利的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孩子，漂亮、清纯得只应天上有。她从张瞎子的屋子里跑出来，突然就伏在我的肩上：“借我用一下。”

这一用就是差不多十分钟。她在我的肩上哭够了，才说了句“对不起”，然后就离开了。这个女孩真漂亮，和我的梦中情人长得一样。我为此心神荡漾

了好多天，非常后悔没有问张瞎子这个女孩是谁。后来当我再问的时候，张瞎子一副不记得的样子。我也只当作缘分未到。

不过张瞎子也有惆怅的时候。不知为什么，每到月圆之夜，他都会倒上一杯烧酒，拿出二胡来拉一曲。不过他拉得真不怎么样。用难听来形容都觉得难以表达对耳膜的伤害。

张瞎子喝多了会来敲我的门，一口一个“小哥”地叫着。而这时候往往都是后半夜。我就破口大骂：“你还让不让人睡了！”

“小哥，我心里难受，让我看一眼活人吧。”张瞎子趴在我的门上，像一只发情的母猫。

“你去死吧。”

“你真忍心让我去死？”张瞎子的语气突然变得柔情万种，像是对着极深爱的人说话。

“大爷，我要睡觉。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行不？”我打开门，害怕他出意外。

而这时，我就会看到张瞎子已经倒在我的门前呼呼大睡。这家伙，把老子弄精神了，他倒睡了。我想把他搬回到他的屋子，却发现他的门是锁着的。对于房东来说，最不怕的就是这点。而让人悲催的是，我居然没带他屋里的钥匙。更让我悲催的是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我连自己屋里的钥匙也未带。一阵小风吹来，我屋子的门像是孩子恶作剧般地合上了。

我看着明月，顿时睡意全无。还好是盛夏，我和张瞎子就这样坐在外廊上睡了一夜居然没有头疼脑热，真还是幸运。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，我想要一个年芳二八的妙龄女子，让她靠着我的肩头，陪我看星星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。

和张瞎子做邻居差不多一年。就在我已经适应了张瞎子不定期精神病的时候，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这天我喝得多了点，回来晚了。

离开那群狐朋狗友时，天色早就黑了。我醉眼惺忪，一路上不知为何悲从中来：要知道父母知道我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，早就有先见之明地给我买下了这幢公寓，希望我靠着收租子可以了此余生。至于娶不娶得上媳妇他们就没办法了。毕竟现在是新社会，不流行童养媳那一套。

难道我张平安就注定孤老吗？为什么没有女人肯勾搭我？

至今我还记得，那夜的路灯有些朦胧，像是初月淡微的鹅黄抛下的媚眼，而凉凉的夜风下，许多穿着短裙的女子，在我身边走来走去，那混着夜色和体香的风，就一层层地在我身边荡漾着。

在我扶着电线杆子吐了一顿后，我感觉到上帝为我开了一扇门。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女人短至大腿根的裙子、纤细的小吊带，每走一步，胸前都波涛起伏有节奏地抖着。她似乎和我一样喝多了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。其实我真不是那种好色之徒，说白了，我是一个正经人。但不知为什么，那天的目光就是没办法从那纤细的小臂、短至腿根的裙裾旁移开。我硬生生地看着她离我越来越近，直至——她像蛇一样攀上了我的手臂，顿时那种成熟少妇特有的香气让我失去了理智。

我问她：“我们认识吗？”

“大哥，我们现在不就认识了嘛。”女人答道，我感觉自己被一条蛇缠住了，想要挣脱但一点力气都没有。那张千娇百媚的脸，对着我嫣然一笑。而那双抓住我的手臂，则搂得更紧了。

怎么说我也是个正派人物，想起上学时老师教导我们思想品德要端正，作风正派，连钱包捡到都要上交，更甭论和来路不明的女阿姨混在一起。不过另一个原因就是——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块八，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赊账……

那女人却顺势将一双手顺着身体环在我的脖子上，“大哥，天这么晚了，我没地方睡。能不能……借宿一夜？”

“我家没地方。你还是回自己家吧。”我要是早横下心收房租就好了。人要是为自己的善良买单，不知是哪位说的名言。

“别骗我了。”女人娇笑道，“我知道你有幢公寓，里面有许多空房子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就是知道。”女人笑着，拉着我的手。这只小手冰冷冰冷的，盛夏之夜里摸来倒是可以解暑。一只小蛇，就这样横冲直撞地钻进我的心里，冰冰凉凉，未知的魅惑一点点蔓延。什么道德观，在我这个三观本来就不正的“恋”青年眼里，一点点地灰飞烟灭。

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把她带了回来。一路上都在傻笑，一路上都有人在指指点点。这群看不得别人好的路人甲们，让他们羡慕嫉妒恨吧。

要是我当时清醒点就好了。我就会对事情有所怀疑。无数前辈用血的事实告诉我们：便宜没好货。代表人物：宁采臣。

不过要是推开了，也就没有后来的那些事了。那夜，我只记得那个女人很香，很凉，像是一盒被开了封的“圣代”般陪我走了一路。靠在她身上的感觉不错，又香又软。尤其那手，凉得入骨，而又软得出奇。

我这一路上都迷迷糊糊，回到家，看着属于我的公寓，心里才落了底。一层层楼梯在我眼前蜿蜒开来。我的房间在二楼，现在有点后悔了，为什么住那么高。这一层层的楼梯，我得爬到什么时候？我摸出钥匙，在女人的搀扶下一阶阶地上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间觉得心跳得好快。也许这是恋爱的感觉？我不清楚。因为没谈过。但明显和喝多的感觉不一样，还有点小期盼。

二楼的第一间是张瞎子的屋。这个时间他应该睡了，希望他别出来。否则黑夜里他的那副尊容要吓坏我的女人的。

正想着，我在那个女人的搀扶下，终于来到了我的房间。我笑着对她说：

“我是房东，这里的房子……呃……都是我的。”那个女人此刻的脸色却变得

很平静，似乎一点都不期盼接下来的事情。

正要打开自己的门，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巨响：“孽障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

要知道，虽然不是午夜，但这惊雷的声音，还是犹如在池塘中投下一颗石头，脑海中只觉得嗡嗡作响。不是张瞎子是谁？那文绉绉像戏文一样的台词由那破锣般的嗓子挤出来。

“什么？我只是带位朋友。”我侧着身子，面向张瞎子，迷迷糊糊应声答道。那女人似乎受到了惊吓，忙躲到我身后，用我的身体挡着张瞎子。

“嗤——她真的是你朋友？”张瞎子声音里充满着调侃。我甚至能想象出张瞎子此刻嘴角牵起来的微笑，像是一块即将被撕裂的布。

心底突然出现一个声音：不对。张瞎子……他不是看不见吗？他怎么知道我带了位朋友回来？难道他一直装瞎？还是不对。他的眼珠子都没了，眼眶只留下两个凹陷的黑洞。那是……我转过身，当我看到张瞎子的样子时，酒登时醒了一半。

张瞎子空洞洞的眼眶已经打开，里面像是硬给塞进了什么东西。那是两块像白玉般的东西占据了眼球的位置。我看到夜色下，一个衣衫不整、面目消瘦的老人。他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就是那双都是眼白的双眼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和后面。他的中指食指并拢，指着我耳边一厘米的地方，隐约中，我感觉到一股凉气从我的身后靠近。这种凉绝对不同于一路上走来的那种带着香香甜甜的凉，而是那种，像是放在冰箱里的腐肉的凉。那种恶心的感觉让我想吐，我的后面有什么？

“不要回头——”

这是我听见张瞎子最后的声音。然后世界开始旋转起来，无数的黑暗向我袭来。我感觉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，是什么事情我记不太清。只听见是女人绝望的叫喊，还有无数的灯光，还有许多人的叫喊。那些人像是遇到了极其可怕的事情，他们拼命地叫我，叫我不要去。

但我哪里也没有去，我就那么呆在原地。那些人还是叫，叫我快些跑、快

些回头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是快速地跑。但随即，我听到了重重的叹息声，像是大家又觉得我做错了。

再接着，就像是坠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。和每次入睡前一样，慢慢地，身体没了知觉。我在想，张瞎子叫我不回头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彻底进入昏迷前，我突然想起我看到了什么，我的身后有什么。虽然张瞎子不让我回头，我还是想知道我的身后到底有什么。我从来就不信张瞎子说的那一套。不就是那个我带回来的女人吗？我的头微倾，一点点地微倾，眼睛撇到最大限度，慢慢地感觉身后的东西。我的目光由下往上，地上一片空白，还是如水般的月光。有什么不对劲？我慢慢察觉一点点靠近真相。

影子——她居然没有影子。月光下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。那我是和谁回来的？

我情不自禁地往上看，多么雪白的衣裙呀，多么雪白的大腿呀，多么雪白的……牙齿。只看到这里，我就觉得大脑一阵刺痛。像是有什么东西硬生生地往脑壳里钻。

酥酥痒痒的感觉随之而来。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吃掉我的脑子，却又怕我太痛，只能边吃边打麻药。你丫也太变态了吧。

但我醉得太厉害了。我看到张瞎子那双黑洞洞的眼窟窿。

紧接着，就是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。女人在叫，许多人在喊，还有重重的叹息。

第二天醒来，我躺在自己的床上。身上盖着被子。昨晚一定是梦，我对自己说。否则一个喝醉的人怎么能自己进屋、上床？还有昨晚那么恐怖的东西。对，都是梦而已。就连昨晚和那群狐朋狗友瞎闹也只是在梦里而已。只是这样的梦也太香艳刺激了吧。

张瞎子还是拄着根棍，哆哆嗦嗦地摸着下楼。那低头哈腰，看谁都矮三分的样子，怎么瞧都不像昨晚的那个人。一定是我又想多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去

吃早餐了。张瞎子还是那句老话：“小哥，租金能不能再宽裕两天呀？老夫我这阵子身体欠安，不能接客呀。”

“张瞎子。你就拖吧。”我叹道，“早餐用不用给你带一份？”

“那敢情好。小哥。我要吃楼下的肉包子，再配碗皮蛋瘦肉粥。”

想不到这老家伙事儿还挺多的。不过既然答应了人家，就一定要照办。我多看了张瞎子几眼，这老家伙一定不是一般人。而张瞎子那张枯瘦的脸上，则是一脸的平静。

③

楼下的煎饼油条很好吃。从小到大都是吃这一口长大的。煎饼油条店的老板娘和我已经相熟。她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以后少喝点酒吧。昨天晚上差点被车撞到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心下一紧问道，“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？”

“谁让你喝那么多了？”老板娘拉着脸道，“要不是你那个房客张瞎子拉了你一把，你现在早就横尸街头了。”

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有点理不清头绪。看来昨晚应该不是梦，至少酒醉得一塌糊涂不是梦。

但我的记忆里没有一丁点被车撞到的事情，只有关于那个香艳女人的事情。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我无心吃早餐。本来想径直上楼问张瞎子，但一想到答应给他买早餐，还是去了转角的店。

店里的客人不多。我就一边看电视，一边等老板将东西包好。电视里照样的是外市新闻、本市新闻。

而就在这时，电视里播出了一条新闻：“我市一女子因欠下巨额赌债于昨

晚跳楼自杀。”

镜头一晃而过跳楼的现场，就在我们小区内。而且那个地点怎么这样眼熟呢？不就是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女人相遇的地方吗？按理说女人跳完楼后，警方呀、电台呀，都应该跟进报道，我们这个小区应该很热闹。而昨晚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也有人，但绝对不像是发生大事故后的现场。而且这一路走来，直到回家也没有人和我说过话。

黑色的塑料袋裹着女人的尸体，我见不到那个女人的相貌，不过不看也罢。相信跳楼而死的女人好看不到哪里去。

不过在女人被抬起的时候，一条手臂垂了下来，黑色的长发、雪白的手臂，在我眼里是那么对比分明。

我看到了女人手腕上一条非常漂亮的金手链。那条手链我早就相中了，只是价钱太贵一直没舍得买。我想以后等我有钱了，一定给我女朋友买一条。但我知道我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。不过，我也极有可能一辈子也追不到喜欢的女人。

“平安，给你包子。”老板是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。一张白胖的脸上，永远带着如包子褶般的笑容。他那一张脸，就是包子铺的活招牌。

他抬头看着电视，一张大嘴边咂巴着不知道何方的吃食，一边和我讨论着电视里的节目，一根韭菜就像是急着撤退的国民队伍，极不体面地在他的牙缝间若隐若现：“真是可惜了。听说这个女人死前还找过张瞎子呢，说是总梦见跳楼什么的。张瞎子不给她看，叫她直接准备后事呢。据说——是命中注定、改不了，怪只怪她当初做的事情太绝了。”

“她做什么事儿了？”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。

这只包子，挤眉弄眼，我只觉得韭菜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：“这个张瞎子没和我说。不过，据说——”包子铺老板拉长了声，一脸神秘道，“这女人就住在咱们小区。说是和有钱人关系不正常。你懂的，这世道，当女人只要胸长得比包子大就成。这女人也真是混，明明都吃喝不愁了，玩什么不好，玩跳楼！真是可惜了。咱们小区的房价又要降了。”

“老板，你是听谁说的。说她找过张瞎子？”

“听你们家楼下卖豆浆油条的人说的。”包子铺老板露出一个生意人特有的笑，“我们这些人，天天闲着没事，就喜欢说说话。不像你们年轻人呀……”

我拿着包子往回走，突然觉得手腕上一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抬起手腕一看，居然是一道金光。手腕上不知何时多了条金手链。手链上刻着专卖店的名字“tudou”。我什么时候买的？

不会的！

这条手链是我在专卖店早就看中的那条，记忆里有一条缝裂开了。上面的花纹，层层叠叠，散着金色的光芒。我这种人是不会买这种奢侈的东西的。而这条手链，不就是那个刚刚跳楼的女人戴的吗？

——死人的东西？

有没有可能，是某个人相中了我的美色，然后趁我不注意为我戴上的？

——更不会。谁瞎得这么有个性？

心跳就在这时莫名加快，好像是有一只脚踢在了上面。

突然间，脖子里就感觉有凉凉的风灌了进来，从后脖子，“嗖”地凉到了腰间。我转身看包子老板，老板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，不再理我。厨房传来排烟机的“轰轰”声，窗外是鸟儿的“喳喳”声，还有汽车从店门前经过的发动机声。但这些所有的声音，又离我那么远。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又一次靠近我。手链！该死的手链！

死人的手链！

这东西就是再好，我也不能戴。我忙放下早餐，用另一只手慌慌忙忙地拆链子。还好手链的扣子很好弄，两下就弄开了。“啪”的一声，手是手，链是链。

金色的光芒从手腕散去，心脏像是恢复了正常的节奏。

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头上满是冷汗，后背湿了一片。